



土锅寨土锅的前世今生

徐霖

云南省作家协会
 省文联文艺理论室 合办
 云南日报文艺科教中心
 投稿邮箱:874730505@qq.com

在戛酒,就没有一口土锅装不了的东西,如果有,那就再来一口。

腊戛底,一口土锅装下了“红河第一湾”;汤锅美食里,一口土锅装下了一头“牛”;百姓家里,土锅装的米,干锅防伪。土锅装的水,清润甘甜。土锅装的茶,香醇韵长……土锅装着花腰傣人的信仰,装着花腰傣人的日常。

戛酒镇土锅寨,因村民生产制作土锅而得名。土锅也叫土陶,因常用此工艺制作锅类用具,所以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土锅”。土锅寨离戛酒集镇四五公里,它坐落在哀牢山脚下,顺着弯弯曲曲的南线河一路向上,远处的山黛渐渐从视野里跳脱出来,变成了一棵棵翠墨或浓绿的芒果树、荔枝树、大青树……

花腰傣信奉万物有灵,这些高大苍劲的树是村子里的神树,它们默默地伫立着,守护着,同时也是戛酒土锅寨历史的见证者。

有淡淡的青烟,从村口的大青树处扶摇而上,远远嗅着,有一股淡淡的草木清香,它在微风里摇摆着身躯,慢慢飞至半空,和哀牢山腰终年氤氲不散的云雾,融为一体。

大青树下,一批尚有余温的土锅,呈45度角斜卧在大地上,俯望着天空,它大张的罐口,仿佛正在讲述着,从泥坯变成坚固器皿,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故事,它们的身上,那些靠近明火炙烤而出的黑色印记,是每个土锅独有的胎记。我轻轻地走了过去,蹲下身来,用手触摸着,它们还在依旧发烫的身体,试图读懂蕴藏在它们身上的密码,解析出它们的前世今生。

戛酒镇土锅寨制作土锅的方法,沿袭

了新石器时期古老的制作方式以及器形。

第一步,土的步骤:选用稻田深处的胶泥土晒干,用改良后的水碓春细,筛除泥块和沙石,100斤干胶泥+泥粉50斤左右,可供制作8~10个中等大小的陶罐。

第二步,泥的步骤:把用水和好的泥团不断揉搓、摔打、密封“醒”制,以增加黏性和可塑性,使陶品减少气孔、结构紧密,增强成品的强度、硬度和比重;成型环节常使用木板、卵石、小刀等随手可得简单工具,杯子、烟灰缸等小件直接捏塑,陶罐、花盆等较大器皿采用泥条盘筑法,大体的造型做好之后,手指沾水将微小裂缝抹平,稍干后用木板、卵石敲平整,用木制模具印上飞鸟、虫鱼和简单几何图案,做好的胎体放在通风干燥处晾干,积攒到一定的数量后集中焙烧。

第三步,陶的步骤:花腰傣稻陶采用最原始的露天架火焙烧,焙烧地点要求空旷平整,燃料为稻草、粗糠等,根据胎体数量,体积按比例混合而成,地上铺一层、罐堆上盖一层;胚体按大小平躺着码放二至三层,罐口45度角朝外,这样有利于均匀受热、散热、排烟减少破损率;点火一般选择风小凉爽的夜间,待火自然熄灭、余温散尽。

制陶是一门古老的工艺,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后,从最原始的露天焙烧到窑烧再到现在的电烧等。然而看着这些土锅,时光似乎凝固静止在了千百年以前,不管外面沧海桑田如何巨变,生活节奏如何加快,它们宁静地传承着历史,我百思不得其解,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能让这个民族的土陶技艺一直传承?

但史料是寂静的,对于一支没有文字的民族来说,没有人能够通过史料去

窥探、去追溯,我们唯一能做的,是通过这些原始的产物,去触摸、去走近。

顺着“咚咚咚”的声音,我们进到了户花腰傣人家,这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刀正富的家。只见一个身穿花腰傣便装的女人在用水碓春土,见我们,她用傣语大声地叫了句什么,马上,刀正富就从二楼走了下来。我们向他说明来意,他笑了笑道:“你们是今天内来采访我的第四伙人了。”

他的脚步有点蹒跚,他带着我们转了一圈他的制陶工作室。并一一指着作品和奖状给我们介绍:2012年10月,在全国休闲农业创意精品推介活动中获“产品创意银奖”;2013年7月,在云南省第二届农民文化节,农民工艺大赛中荣获“美术工艺类二等奖”;2013年获得“玉溪市民族民间工艺师”称号;2014年3月,被玉溪市政府命名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傣族土陶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2014年6月,在玉溪市第四届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中,荣获“陶艺师”项目一等奖,2016年7月获新平县首届民族民间手工艺品大赛金奖。2017年7月,花腰民房在云南省工艺美术“玉溪文博·工美杯”精品评选中获二等奖,2018年9月,花腰茶具在云南省工艺美术“玉溪文博·工美杯”精品评选中获银奖……

刀正富的声音有点激动,我听得也有点激动。

他在制陶室演示了一个烟灰缸的制作法给我们看,只见他把醒好的泥团,取其中一部分,拉成三个长条,然后把泥条盘住,做成烟灰缸底座,再用剩余的泥团,捏了一个双手抱着烟筒拉烟的男子,放

在做好的烟灰缸底座上,一个有创意又有民族特色的烟灰缸就做好了。我们再环看四周,做好的烟灰缸里,还有其他的不少造型,一个双手抱胸的花腰傣女人,手法尤其夸张大胆。刀正富向我们介绍道:“烟灰缸的底座代表火塘,上面放着的不同男女造型,是花腰傣人正围着火塘烤火聊天。”

聊天休息的时候,刀正富用他烧制的茶具给我们泡茶,看着这些更轻更薄的茶具,我用两个杯子轻轻地碰撞了一下,茶杯发出清脆的响声。他看出了我的疑问,解释道:“这是电烧的,前两年我就引进了电炉。老法稻烧的温度最高只能到900度左右,这种硬度得用1200度以上的温度才行。”

正聊着,有慕名而来的客户,来找我订购大批量的土锅,以前是藏在深山无人知,如今是一朝得名天下传,看来宣传真的太重要了。正替他高兴,结果他说出的话,让我们大吃一惊。刀正富说道:“做不出来啊!手中已经有好几个单子了,你先留个电话吧……”客户失望而走后,他向我们解释道:“土锅只有媳妇一个人在做,媳妇还得做农活呢,一天做不了几个!”我们问:“那你呢!你不做吗?”刀正富指着陈列柜的那些灯具、茶具、花瓶等工艺品说道:“我现在只做这些工艺品,因为土锅只能是女人做。”

同行的民宗局副局长杨有雄笑着向我们介绍,在土锅寨,做土陶的技艺传女不传男,而且只在婆媳之间传承,外嫁的女儿不得研习,嫁进寨子的媳妇,则从进门那天起就必须跟着婆婆学做土陶。

土锅寨的土锅,愿你非遗的文化精神一直传承下去!

为联大精神:民主、自由、包容。

任继愈在回忆联大时说,最值得怀念的,“是它的自由宽容、博大深宏的学风”“联大何以能创造奇迹,这奇迹来自‘五四’爱国运动,联大关心天下大事,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尊重别人的民主传统,‘五四’的火炬在联大师生手中传承下来。”

联大老师跨系听课蔚成风气。闻一多讲《楚辞》,喜欢用神话和传说去解读;罗庸讲《楚辞》,喜欢用训诂学方法去分析。沈有鼎讲《周易》,闻一多去听;陈寅恪讲《佛典翻译文学》,哲学、历史系的老师也来听。

任继愈在《西南联大散记》中说:“师生间不乏宽容。”历史系二年级学生王玉哲不同意傅斯年《齐物论》的观点,发表文章商榷,先担心跟导师不一致遭排斥,后报考研究生仍被录取。

联大那些曾经的故事,一幕一幕地展现在我眼前。并不伟岸的联大校长,和睿智的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一二·一”烈士墓、闻一多衣冠冢……走进那间唯一保存下来的老教室,我仿佛听见夏天急雨如响箭射在屋顶上,教授陈岱孙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四个大字:静坐听雨。

唯有书香最撩人

云,不焚香,不写字,则雅趣自消,俗尘自长。”读书还使人头脑冷静,懂规矩、知收敛,消除杂念、减少物欲、保持清醒、捧书苦读,浸其中,潜移默化,也许读完没记住什么,但掩卷细思量,心已变得澄澈。

书香如龙涎香,也能开窍活血。读书能调动心智、启迪思维、点燃智慧。汉代刘向说:“书犹药也,善读之可医愚。”书如妙药灵丹,能开窍通关、增智怡情。如刘勰《文心雕龙》所言:“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寂疑虑,思接千载;杳杳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间,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读书使人豁然开朗、心旷神怡。浸润书心,明心见智、世事洞明。

书香如麝香,也能止痛解忧。痛则不通,通则不痛。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入言无几。身体的病痛,情感的磕碰,工作的烦恼、生活的困惑,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久而久之,会愁绪结节、梗堵栓塞。读书能消愁绪、解心结、溶便堵、化栓塞,能治病疗伤、宽心解闷、缓解压力。有麝自然香,捧书心舒畅,“病中书卷作良医”“读书有味身忘老”,好书使人忘却烦恼、心生欢喜、镇定自若。

“惟书有色,艳于西子;惟书有华,秀于百卉。”书中色香味,比西子艳,比百花香,比美食诱。读书如花从漫步,虽未采英撷华,花香早熏染衣袂;如入兰之室,不闻其香,已与之化矣。读书的过程,乃熏陶的过程。书香,是心灵沐浴后的馨香,是智慧开启后的灵光。书山学海,芸编浩繁,掩卷沉思,回味无穷,较之沉、檀、龙、麝,唯有书香最撩人。

西南联大,心中圣地(外二篇)

郭松

昆明是我的第二故乡,每次瞻仰西南联大旧址,都不敢走得太快,怕那些身影倏忽出现又倏尔远逝,我想追随那些穿着长褂、夹着书的先生,嘴里念着敦论、手里掂着花草的女生,在警报声中仓皇奔跑又朗声吟诵的师生。

走进联大博物馆,看到许多先生的名字,不禁想起那些津津乐道的趣闻轶事,他们中有那么多狂放不羁、桀骜不驯之人,那是独显光华,不为外物所役的品格,也是知识分子之为知识分子的高贵。我说服那些先生的,是他们将名利、享乐视作齑粉,只执著自己的炽烈追求,以单薄身躯,将中西文明的精华汇聚,成为坐标系中微小却光亮的星辰。他们笑对风雨、唯问己心的态度,成就了人生的真价值、生命的大豁达。

在日寇侵略中华之时,为保留教育的精粹,清华、北大、南开的知识分子,长途跋涉,到达昆明,一周就开学了。没有校舍,理工学院就暂借别的学校,文法学院就到蒙自分校,次年由梁思成、林徽因设计的,用铁皮或茅草盖的教室落成,联大才拥抱在一起。

我触摸到联大师生的脉搏,是在读了

湖北人民出版社的17卷本《闻一多全集》之后。虽只是一些书信文章汇编,但可看作联大校史的组成部分。从1937年卢沟桥事变闻一多仓促离京,到长沙临时大学南岳衡山短暂教学,到340名清华师生组成湘黔滇旅行团,步行3000余里奔赴昆明。

闻一多在蒙自期间,潜心研究《诗经》《楚辞》,常足不出户,被教务长郑天华送了个“何妨一下楼主人”的雅号。联大教授在动荡岁月里著书立说,钱穆的《国史大纲》,冯友兰的《贞元六书》,金岳霖的《知识论》《论道》,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中国语法理论》,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周培源的《湍流理论》,赵九章的《大气之涡旋运动》等,都是在缺少研究条件下写作的。

闻一多生活拮据,每月薪水不敷半月开支,只能向学校预支或向友人借支;家里除了必备衣被外,能卖的都卖了。冬天,他将身上狐皮大衣寄卖,冻成重感冒。见不到半点肉末,就去捉田鸡、捉蚂蚱,还挂牌治印,在薪水外多个生活来源。连梅贻琦先生的夫人,都靠做女工来补贴家用。

罗庸填写了《满江红》联大校歌:“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

湘水,又成离别。绝徽移栽植干质,九州遍洒西元血。尽筋吹,弦诵在山城。情切切!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倭虏,复神京,还燕鹄。”联大经历了轰炸、饥俄疫病、暗杀恐吓,仍弦歌不绝。1948年中央研究院81名院士,联大有27名;1955年中科院430名学部委员,联大有200多名,杨振宁、李政道1946年到美国做研究,1957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有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有171位两院院士。

联大教授大都有留学背景,国学修养,许渊冲在《百岁自述》中说,1997年他见到杨振宁时,杨振宁问他是否翻译了晏几道的《鹧鸪天》,并随即背诵出“自别后,忆相逢”句,两人还讨论是“桃花扇底风”还是“桃花扇影风”为佳。

联大为为何能培养出这么多人才?校园里纪念碑上的碑文大致能说明:“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干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概括了联大的办学思想,也可称

书柜里的书,有的早就读过,或读过多次;有的买来就放着,还没去读。书这东西,有时不一定读,摸一摸,翻一翻,闻一闻,就很美。

都说有四大名香——沉、檀、龙、麝,沉香能醒神提气,檀香能清凉收敛,龙涎香可开窍活血,麝香可止痛解忧。四香虽好,但过于名贵。相较而言,价廉物美、回味无穷,书香是也。

书香原指芸草香,芸草可避蠹驱虫,常置于书中。夹有芸草的书,会散发出清香,故称“书香”。古时,书籍也称“芸编”,书签也称“芸签”,书斋也称“芸窗”,读书人也称“芸人”。书香是纸香、墨香,更是心香,这种香久闻不腻。

书香如沉香,也能醒神提气。读书使人心平气和,好书读之神清气爽。王国维《人间词话》说:“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入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读书使人心平气和,好书读之神清气爽。王国维《人间词话》说:“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入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读书使人心平气和,好书读之神清气爽。王国维《人间词话》说:“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入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

书如檀香,也能清凉收敛。读书能清净身心、颐养性情,又能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还铜臭、除污秽、去妄念,“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读书怡情,能扶正固本、激浊扬清,远离低级趣味,培养品位、格调、情趣、雅兴。正如“补白大王”郑逸梅所言:“读书,不看

怒江抒情(组诗)

和四水

怒放

怒江,在奔腾
 在高黎贡山与碧罗雪山之间
 从冲击,到冲锋
 从怒吼,到怒放
 一字的转变,是怒江55万同胞
 点击幸福键,登录小康的
 密码字符

冲锋,在茫茫黑夜
 怒江,一半是泪一半是血
 那一年,旭日东升
 阳光格外地鲜红
 照得暖崖生花,浪涛高歌

怒江不再怒吼
 威震峡谷的声音
 是后浪推前浪的拍岸惊涛
 是号子
 是战鼓
 是红旗猎猎
 是“摆时”无伴奏多声部的抒情

怒放的生命,涅槃重生
 从原始社会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
 从深度贫困到全面小康的跨越巨变
 世界级减贫的奇迹
 是你光耀中国的花环
 我用镰刀,为你收割自豪
 我用铁锤,为你点赞幸福

我迎着怒放的礼花
 从最新新的连心桥
 迈步而来,回到最老的向阳桥
 我仰望瞩目
 向阳桥,那三个红油漆的字眼
 越来越焕发出青春的光芒
 似乎是一道不落阳光
 永远照耀着怒江各族儿女
 前进

彩虹

在兰坪百草岭
 花朵,占领了整座山
 山歌如潮,让这个山岭显得
 一阵红
 一阵白

此时此刻
 我触摸到大地轻轻的微颤
 就像你无意间在我背后
 ——“嗨”了一声
 激昂,给了我
 甜蜜的喜悦

循着一缕花香走去
 我受到一只蜜蜂的邀请
 我猛然发现
 蜜蜂,是这里的雄鹰
 它的微翅

从前慢·去大城市的路上

徐迅

老梅

老梅镇。从来没见过一株梅花,也从来没有问过这里为何叫老梅镇。这里,离我们去省内大城的起点约三四十里地,不远亦不近。但那些年,我们的车子并不打算在此停留,也没有探寻一下老梅的意思。

多年以后,我已经知道老梅镇真的一株梅树,一株很古很老的蜡梅树。几个人张开双臂才能抱得住的蜡梅树,粗大的梅树凌空峭直,老干虬龙,仿佛静静地蛰伏在时光的水里。疏梅弄影,暗香浮动。

但我们还是没有探访那株老梅树。实际上,我们去大城市,已经多年不走这条路。听说老梅镇也并入他乡。老梅还在,老梅镇不在了。

大关

路过这里,就觉得天气突然变得异样。一边树木萧瑟,一边树木却萌生了新芽。一边冷风习习,一边却有着浅春意。到了这里,天仿佛就分了两重:黄一是南方的艳阳高照,一重是北方的重叶铺地。

长江在它的南方,淮河远在它的北边。长江之南、淮河之北……大关岭,分明是这两个名词的分水岭。那些年,我们的车子在大关岭停下。我们下车,我总是忍不住打一个激灵。我不止一次地相信,这是江淮之间一个季节的关隘。

当然,我说了不算,风会说了算。风在那边似有凛凛的寒意,在这边却是春上眉梢。风说了不算,那就大雪说了算。那边,大雪纷纷如鹅毛,而这边,雪花飘落得似有若无。太阳一出来,雪花落满大地,泛着无限春光。

梅心驿

后来,我才知道,梅心就是梅花的苞蕾。那么,梅心驿一定是有梅花的。那些年,只要是经过梅心驿,我的心头就会弥漫出一腔古意。我仿佛看见了一匹白色的驿马,还仿佛看见一位走累了的书生,都寄住在这个叫梅心的驿站里。

拍打着祖国的山梁
 每一次掠过
 都是这幸福日子的彩虹

峡谷飞人

在东方大峡谷
 怒江的乳汁,养育了一群
 峡谷飞人

生活的彼岸,是雄险
 追求的人生,是飞翔
 当他们的脚尖轻轻一蹈
 飞向对岸的瞬间,生命已是赌注

在碧罗雪山、高黎贡山之间
 从千古至今,他们就这样从容地飞着
 以前他们想飞向山外,如今
 山外的人
 争着来飞

开秧门喽

谷种下凡
 祷词响彻澜沧江峡谷
 开秧门喽
 开秧门喽
 钥匙,是一把秧苗
 握在白族女人的手中
 此时,白云、绿苗和女人的笑脸
 在水田里重叠、波动

第一个慈祥的母亲插下去
 水田嘟哝地一声笑了
 第二个德善的母亲插下去
 嘟哝、嘟哝
 第三个勤劳的母亲插下去
 嘟哝、嘟哝、嘟哝……

大地,已激活
 岁月,在抒情
 一排排弯弓的琴,在弹奏
 希望的歌

门,开了
 峡谷,一天天热起来
 秧苗,一天天长起来

六库

说来你不相信
 我是一只鹿子,你是一只鹿子,他是一只鹿子
 六库,是鹿扣的地方
 先人
 就这么说

向阳桥是扣子
 怒江大桥是扣子。
 扣住了五湖四海的人

世界太大了
 怒江是一条香喷喷的
 诱食



YUNNAN DAILY PRESS PRIZE IN LITERATURE

第十三届

主办

云南日报文艺科教中心
 云南省文联 | 云南省作协
 永仁县委宣传部 | 永仁县文联

投稿邮箱 baaaa789789aaa@163.com